

书法审美“共鸣”的前置条件

■ 嵇绍玉

书家通过文字形体,融汇自己心境和情趣而创构出意象,这种意象如蜗牛触觉一般投射给万千赏析者。如果赏析者感同身受其形其情其理其趣,便形成书家与赏析者审美“共鸣”。晋颜之推评萧子云楷书“朝野翕然,以为楷式,推评不成,多所仿效”,“微鸣”也;唐李世民评王献之行书“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异鸣”也;唐李白评怀素草书“恍恍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蹀如惊电,状同楚汉相攻战”,“共鸣”也。“共鸣”本质,就是书家与赏析者审美意味基本一致甚或契合无间,以致赏析者认为书家作品正是自己早就追寻而一直没有拥有的心路风景。

书家与赏析者必须拥有共同的审美传统与道德规范。民族审美传统在“共鸣”形成中有着“压舱石”作用。民族衍繁、地理气候、文化风俗、生活习性相互作用,既形成民族之间差异性微号,又形成本民族相对稳定一以贯之的独有基因。书法艺术揭示、倾诉、宣泄民族审美传统,最易被众多赏析群体接受与容纳,从而形成共鸣。汉张芝变革草书,脱去其波磔隶意,将草书独立形迹发展为偏旁相互假借、笔画连绵便捷的草书。此时朝廷危如累卵,行将颠覆,儒家士族从维护道统出发,张扬“尚用”“尚美”书法与古琴相益其趣。为了更深刻地体验书法之美,不妨从古琴的演奏技巧、审美评价、艺术追求等方面吸收借鉴,颐养性情。

今之学草书者,不思其简易之旨,直以为杜崔之法,龟龙所见也。其攫扶拄控,诘屈龙乙,不可失也。”这正是道德规范在抑制着共鸣的形成。至魏晋后,道德规范重新建立,因草书焕发书家神情之万千变化,极尽天地事物之百变异态,立即得到众多书家抚掌共鸣。

书家与赏析者必须拥有大致的心灵舒缓和超越过程。世道发展,和平与战争、祥瑞与灾难、善良与凶恶、快乐与苦恼相伴相随,都给书家心灵打上深深烙印。有的因春风得意而心旷神怡,有的因时乖命舛而心灰意冷,这种心灵变化都会在书法上有所彰显。一定程度上,从冲突、抗争、苦痛与死亡中涅槃之作品,更能激起赏析者共鸣,因为这类作品有着书家更深邃的生命追求,更深层社会、人生意义思考,更接近审美之“率真”境界。宋苏东坡在人生担当上是失败者,屡遭晦暗,终其一生未能展示与实现其政治抱负,但他勇于超越,于困顿中省悟出书法“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的审美况味,他认为创作是自发的、自由的、不听使唤的,既不能强迫其雄浑,也不能令其妩媚,只有在无意识下,磊落挥毫才能“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至情至性才能得到最真实的流淌。黄庭坚与苏东坡有着相似的人生阅历与心灵幻变,两人不仅是政治同党、艺术同盟,也是心灵契合的挚友,所以苏东坡强调作书顺其天

道,反对矫揉造作,装腔作势,自然引起黄庭坚强烈共鸣,在《山谷题跋》中他评说苏东坡“东坡简札,字形湿润,无一点俗气,胸中有书数千卷,则书不病韵”。

书家与赏析者必须拥有接近的艺术体验和心理感悟。书论上常讲“纵横可象”“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计白当黑”“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等,都属于艺术体验与感悟的审美范畴。没有这种体验和感悟,就难以获取深层审美认知,也就难以取得审美的实质共鸣。以“势”为例,“势”作为书法创作“力”“气”的运动状态,既是运动结果也是运动过程,在书法审美中举足轻重。汉蔡邕提出“九势”之说后,引起魏晋书家普遍共鸣,几近云集而响应,成公绥《隶书体》、索靖《草书势》、卫恒《字势》、王羲之《用笔赋》、萧衍《草书状》等都据此铺张渲染、浓墨重彩将“势”抬高到前所未有的地位。究其原因,随着人性张扬,人格品藻介入艺术,魏晋书家已充分体验到,书法不单要以字形体为基础,更要在骨势、意势、气势等神态上付出艰巨努力,而“势”成为形体与精神互为表里的最好概括。而与之相反,宋朝因缺少魏晋书家这种字形与神情的双重体验与感悟,而更多集中在以“禅宗”来慰藉心灵,禅宗的“真指人心”“见性成佛”“平常心是道”诱发了“逸”审美范畴的形成,同时理学转旺,强调关键在于自己,自觉地以圣贤为榜样,以道德的实践

来完善自身之德行。这就决定“势”在宋代不会得到广泛的回应与共鸣。

书家与赏析者必须拥有相似的创作特点和风格追求。书家创作不仅仅是将自己的情态转换成字形相貌,而且要通过风格和特点这个媒介,带着自己的意蕴、技巧和个性去影响、感化、诱导赏析者,以期获得认同和肯定。当然,赏析者共鸣也并不一定对原有作品照本宣科、原汁原味加以感怀与兴会,共鸣本身属于书法作品意象第二次创造,二次创作就会出现变异或级差,但相似的创作特点与风格,会使共鸣的衰减程度明显减少。作为皇家御用、清廷官用、殿试专用的馆阁体书法,精丽秀媚、工整娟秀的风格和平正均匀、应规入矩的特点,并不被书法艺术所看好,清洪亮吉、周星莲、包世臣、康有为等颇多非议,大加攻伐,但在同一风格相似的圈子中自然会引起共鸣,张照、汪由敦、刘墉、王文治等就极力仿效,推崇备至,本来馆阁体貌似整饬而毫无变化,目光呆板而毫无神采,他们却有意无意间放大夸张审美效果,不仅认为馆阁体点画素净、静雅内敛、雄浑坚实、骨力洞达、轻盈飘逸、婉转流畅,更进一步溯源馆阁体形成受益于史上楷书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唐、柳公权等名家,这也说明,相似的书法特点与风格在干预着共鸣的客观与公正。

琴以养书

■ 杨惠荃

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中有“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中国古代艺术与精神思想关系密切。孔子又有“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可以说为后世勾勒了由艺入道的全息图景。书法与古琴作为传统艺道不可缺少的部分,历来深受文人的青睐。

早期的书法美学思想并没有成为独立的一门学科,大量内容散落在哲学、文学和艺术理论等著作中,我们今天在谈及书法问题时往往过于形而上地关注字本身,导致视野越发狭窄。孔子有云“君子无故不撤琴瑟”,同样,作为古代士人修身养性、遣兴抒怀的“必备”,书法与古琴相益其趣。为了更深刻地体验书法之美,不妨从古琴的演奏技巧、审美评价、艺术追求等方面吸收借鉴,颐养性情。

琴书合一

古琴作为历史上诸多一流书家的兴趣爱好,同书法一并成为文人雅士的精神寄托。回顾漫长的书法史,琴书合一的书家可谓不胜枚举。

东汉书法家蔡邕以擅长篆隶书“独步古今”并首创飞白书得名于世,同时蔡邕也具有很高的音乐修养。他不仅编写了解说琴曲标题的著作《琴操》,而且还将他的女儿蔡文姬培养成一位颇受世人关注的琴家。中国古代四大名琴之一的焦尾琴系蔡邕所创制,在《后汉书·蔡邕传》中有着这样的记载:“吴人有烧桐以爨者,邕闻火烈之声。知其良木,因请而裁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犹焦,故时人曰焦尾琴焉。”

东晋“二王”书法风流盖代,王献之更是以风流恣肆的人格和书法为世人称道,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中许多小故事,使我们对王献之有了更加全面生动的了解。其中有这样的一条记载:王献之早亡,五哥王子猷前来奔丧,取来献之生前心爱的琴坐在灵床上,本想弹奏一曲祭奠同胞兄弟,谁知琴音调了很久都不准,王子猷在悲痛之中不禁发出了“子敬子敬,人琴俱亡”的感叹。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从侧面了解到当时书家对古琴的情感。

隐形之功

■ 朱以撒

专注于一艺一文,往深处发展,寒暑无间,通常认为是书斋生活最基本的条件。古代一些书法家以此辛劳为后世楷模,树为典范。历来苦学、苦思、苦吟、苦熬都在不少文人身上体现,由于如此持守而有建树。可是从另一方面看,作为一个有生机的人,在少年、青年变动不居的情性里,如此这般,生之乐趣也消失了。

在《周作人日记》里,我们除了看到读书于书斋,还有不少野外行旅的记录。这些户外的活动和正襟危坐读书有所不同,更充满一些天趣、雅趣。譬如清明时节随大人上坟,接触到野外“鸟语花香,山环水绕,枫叶凌霜,杉枝带雨”,是何等的灵动鲜活。他对自然界植物充满了

在讲求风雅的宋代,上至皇帝,下至普通文人,古琴更是成为许多书家的雅好,并普遍融入到日常生活中。著名的唐琴“九霄环佩”的琴底就留有苏轼“霏霏春风细,琅琅环佩音。垂帘新燕语,苍海老龙吟。”和黄庭坚“冷然希太古”“诗梦斋珍藏”的题记。北宋多才多艺的皇帝宋徽宗以瘦金体于书史留名,更是有闻名于世的《听琴图》作为他琴书合一的证据。

元朝著名的书法家赵孟頫博学多才,能诗善文,懂经济、工书法、精绘艺、擅金石、通律吕、解鉴赏,在古琴方面著有《琴原》《乐原》。元代隐士书家倪瓒亦好古琴,为当时“文人琴”的代表。《录鬼簿续编》尤称倪瓒“善操琴,精音律”。此外,倪雲林还藏琴颇丰。据《何氏语林》所载:“倪雲林所居,有清閬阁,中有书数千卷,皆手自校,古鼎彝名器陈列左右,松桂兰竹之属敷舒缭绕……遇会心处,鼓琴自娱,望之者识其为世外人也。”其好琴可见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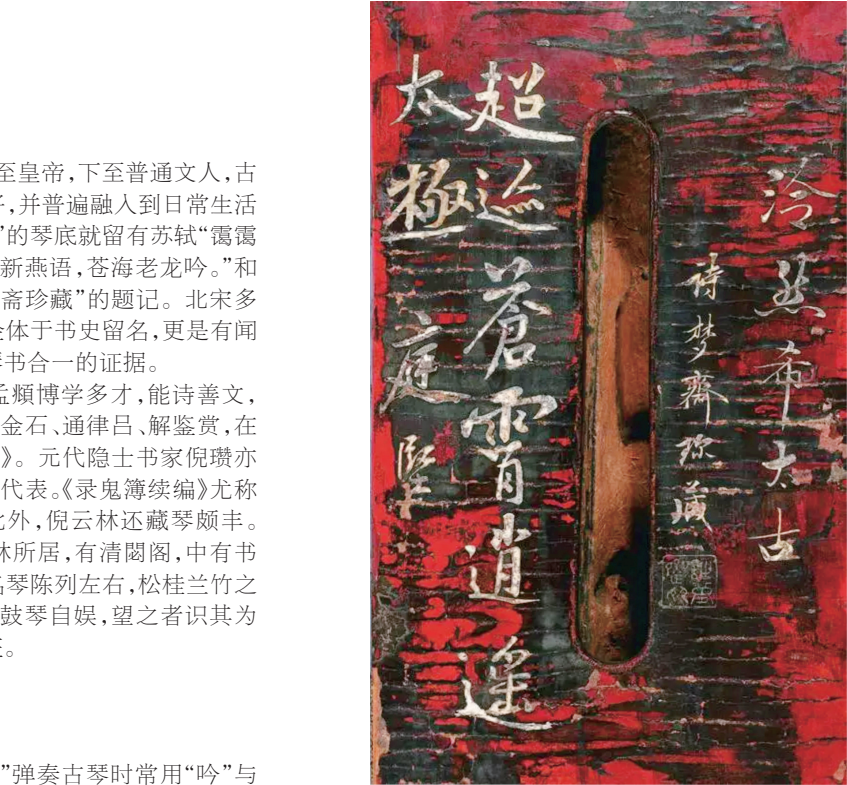
意中律动

“琴之妙趣,半在吟猱。”弹奏古琴时常用“吟”与“猱”这两种技巧来控制余韵,以韵补声,使琴韵美妙而富有变化。吟猱后,指下继续以骨节微微起伏,血脉动荡,是外观不觉的意中律动。这类同书法用笔幽微难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笔下之意。

行草书中节奏的音乐性(韵)自不必说,在书写过程中全身放松、最自然的状态下,手指、手腕、手臂联动,灵活运动而不会有启功先生所诟病的“回腕法”。同样,古琴的演奏要求“弹欲断弦、按欲入木”,但“用力不觉”,这使得琴曲与传统书画呈现出的最终效果异曲同工:看上去儒雅、安静、柔和,实则内里蕴含着强大的爆发力。

如其人也

书如其人,琴之最高境界,也是人的境界。人之最高修养,实则是心的修养。心的修养,落之于具体的思想和艺道脉络,离不开一个“和”字,和是中国哲学思想



故宫博物院藏唐代古琴“九霄环佩”

的具体呈现,是宇宙和人间万事万物的核心。《礼记·乐记》中有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古琴又有弦与指和、指与音和、音与意和之说。徐青山的《溪山琴况》中有“其所首重者,和也”,清代书论家刘熙载又讲“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可以说艺是道的具象化的细微载体。

古琴作为载道之器,同样也是文人士大夫个体化的雅器,它能够完美地把操琴者的心胸与情怀,通过琴音表达出来。同一首古琴曲,不同的人、时间与心境,弹琴者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对琴曲进行再创作,或悠然自在,或慷慨激昂,又或悲愤欲绝。而书法创作同样充斥着“和”这一理念,无论是王献之手札的风流恣肆、颜真卿碑刻的宽博浑厚,还是八大山人朱耷题画的超逸禅趣,都是书如其人的典型。

以撒信手

一个人的内心,在往后的日子显现出来。

文艺单打一可以见出专注,可是往往偏于单调。事实是,再专精的追求也会涉及许多其他学科边界,和其他的一些边界相交接,若枝丫相错,叶片碰触,是难以划割干净的。古代文士的学习生活并不局限于一艺一文,而是多有延伸,这些延伸的领域,使他们融会贯通,不仅广而且深,最终在几个领域都有所建树。如宋代的几位文人,书法界视其为书法家,画界视其为画家,文学界视其为文学家,其收名也远,传之也远。如果细究,古代文人涉猎领域都比较广泛,艺文兼备浩浩荡荡,千年过尽犹祀其像。这就是一个人

的丰富性。丰富性不是关在书斋形成的,多半是走出书斋,见陌生人,到陌生地,听陌生言说,是比读四书五经多一点新鲜,或者荒唐,涉人间百味从此而生。时下有不少论说古文人交游的文字,一个文人走出书斋到了更广大的空间,他的生活丰富了,眼界开阔了。交游似乎与正经学业无关,是浪费时日,实则使人成为一个有血肉情调的人。

所谓交游就是书斋生活的补充。行于道途需时日,与人交集需时日,相对于错杂,无一定之规而多趣味。宋人苏辙十九岁前居家读百氏之书,感慨“皆古人之陈迹”。于是外出游历天下,观嵩山华山之高,顾黄河奔流,又入京师观宫阙城池,

乌兰察布举办世界榜书名家作品展

本报讯 (驻内蒙古记者阿勒得尔图)7月25日,由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政协主办的“世界榜书名家作品展”在乌兰察布市集宁区美术馆开幕,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士澍书赠《墨缘》以示祝贺。

参展的120幅作品内涵丰富,风格多样,各见异趣,有较高的艺术水准。同时,书法家们或用传统的笔意,或用创新的激情,倾心书写了他们对祖国和人民的挚爱,对美好生活的憧憬、祝愿。

据乌兰察布市政协主席云淮介绍,此次展览将连续到8月上旬。展览期间,还将举行专

场笔会,来自比利时等7个国家和上海、浙江、甘肃、河北等20多个省区市的100多名书法家将各展所长,亲密交流,探讨切磋。书法家们还将共同创作一幅华夏儿女祝福祖国母亲国祚永昌的榜书百米长卷。

据悉,乌兰察布榜书创作中心成立以来,建成11个榜书创作基地,培养120多名榜书创作人才,并开展了世界榜书大展赛、榜书名家作品展、榜书碑林建设等系列活动,为乌兰察布在传承文化、讴歌时代、地区宣传、对外交流、厚植友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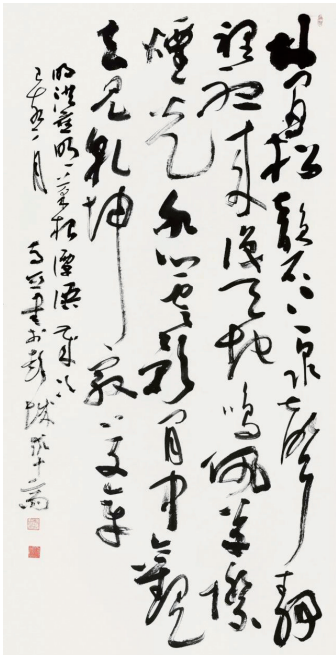
第三届当代中青年书法精英研究展在南京开幕

本报讯 7月30日,由东南大学中国书法研究院、南京书画院、江苏言恭达文化基金会主办的南京艺术基金项目“第三届当代中青年书法精英研究展”在江苏省南京市金陵美术馆开幕。

此次展览共展出了于明诠、马亚、仇高驰、王义军、王丹、王伟林、王学岭等59位我国当代中青年书法家的作品。在开幕式上,嘉宾与艺术家代表们回顾了三届当代中青年书法精英研究展发起的初衷、发展、做出的研究成果与贡献;以当代书法现状为背景,阐述了此次展览的重要性与学术意义,为当代书法创作与理论研究提供一个平台,促进当代中青年书法家的交流与互鉴,为中国当代书法艺术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当日,第三届当代中青年书法精英研究研讨会在南京书画院会议室举行。研讨会中,参展作者结合展览作品,阐述近年来的创作思考与学术理念;回顾三届当代中青年书法精英研究展历程;探讨当代书法现状。研讨会从多角度提供了他们自我创作理念的演变,以此记录了当代中青年书法的艺术活动态势、探索路径与学术思想。

当代中青年书法精英研究展自2011年起至今,已历时三届,从最初的31位扩大到本次的



莱根谭语(书法) 137×69厘米 洪应明

59位。研究展不但展示了当代中青年书法精英创作发展脉络,也记录了他们相关学术思考的演变。这不仅能够为研究者提供研究当代书法发展的重要依据,更为当代书法史留下翔实可靠的当代资料,是富有社会担当与使命感的当代书家们共同努力的成果。

据悉,展览截至8月6日。(李百灵)

“歌唱祖国”书法篆刻展在杭州开幕

本报讯 8月2日,由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主办、杭州国画院承办的“歌唱祖国”书法篆刻展在浙江杭州国画院美术馆开幕。展期至8月1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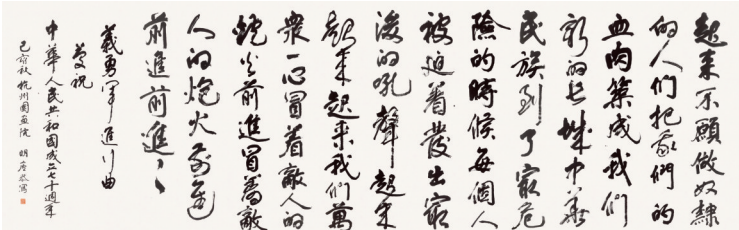
在文学领域,词是配合音乐的一种文学,原名叫“曲子词”,素有“倚声填词”之说。本次展览选定的书法篆刻内容,是建国以来广为流传、歌颂祖国的经典歌曲,取其歌词,这种记录韵律、节奏、抒情性的音乐文学和词有异曲同工之妙。歌词既是音乐又是文学,书法是中国文化独特的表现艺术,被称为无言的诗、无声的乐,用无声来表达有声,把有声的歌曲凝固在书法艺术中,

有创意有新意又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此次展览共展出书法作品70件,篆刻70件,为建国70周年献礼。浙江书法篆刻家用书法篆刻的形式,讴歌时代发展、体现时代风貌,充满正能量。展览是对建国以来浙江书法篆刻全方位的审视、梳理和回顾,反映了当下浙江书法篆刻的整体水准和创作高度。

展览期间,承办方选用歌唱祖国的歌曲作为展厅背景音乐,相信充满正气的旋律、高品质的书法篆刻作品会带给观众一种沉浸式的观展体验,激发爱国情感。

(周洋)



义勇军进行曲(书法) 220×698厘米 金鉴才

与欧阳修门人贤士大夫游,自此受益。文士相聚未必酸腐地掉书袋,感慨发奇声,纵横得意新,何拘一格。有一则关于夜航船的故事:夜行于水上不免落寞,于是各色人等聚于一处言说所历所见,于是遐迩诡谲之事,疑真疑幻之说,纷纭而起,幽渺离奇使人魂动心惊,觉天下之大无所不有,于是长了见识。如果一个人处于民间,街谈巷议何可不采,道听途说也存风雅,文士不可忽略。想想蒲松龄笔下题材的来源也是新奇得很:“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篇。”民间是一个题材的宝库,取之无尽。前提是一个文士乐意把书斋大门打开,走出来才是。

一个人在书斋里研读,不知夜半已至,确为用功之旨。但人不止这么一种积学方式,而有一些与此相远的方式,也可以在日后成为一个文士的资源。周作人的日记中记有不少野外春游的记录,或乘舟或步行,从笔调上看很开心,比书斋阅读更为快意,在这春风骀荡春意盎然的时光里,一个人的内心,如何能不起涟漪,于日后咀嚼回味。亲身去过百草园的人都不会满足,甚至失望,但它却是周氏兄弟少儿时的乐园,人至老大也不能忘怀,因为书斋外的活动更感性、鲜活,就像孩童捧着课本念着“春天来了,草又绿了”,不如放下,出去感受一下。(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教授)